

邪神魔掌

慕容残剑



邪神魔掌（中）

慕容残剑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年·沈阳

第十九章 夜影惊龙

龙虎追魂束九山倾出全身功力，将这招他视为秘藏绝技的“青冥银山”施出后，眼瞧着周遭震荡的动力，与那密密重重的青色气流，交织而出，瞬息间就将江烽罩住。

他丑陋的面孔上，不由闪出一丝得意非凡的狞笑。

一旁观战的云山孤雁夏蕙等三人见状之下，禁不住齐皆惊呼出声。

但是，就在她们呼叫之声尚未停息的一刹那间，江烽却嘿然大喝一声，青色长衫蓦然鼓起。

只见他双掌急速的推出，一片轰然动气，宛若移山倒海般，自地面向上翻卷，威力之大，足能令风云变色，日月无光。

这一招，便是那“天佛掌”法中的第三式：“佛问迦罗”。

江烽自入江湖行道以来，尚是首次施展出这第三招威势无伦的掌式。

龙虎追魂束九山猛然发出的真力大大一震，就好似被一排排劲力无匹的巨浪，向身侧反推而回一般。

这股力道之强，竟然是他这身超绝的功力所无法抵挡。

的。

一种孤立无助的感觉，闪电般在束九山心头升起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，就好似风雨中的一叶孤舟，在那凌厉无际的狂风劲气中，飘摇不定。

江烽这招“佛问迦罗”甫一展出，就看出束九山那种惊骇狼狈之状。

他心中微微一动，一股奇异的怜惜心理，忽然在脑中浮起。

于是，他突然大喝一声，身形半挫，将推出的功力，硬生生的收回三成。

即便如此，龙虎追魂束九山那魁梧的身躯，亦被震出一丈开外，始摔落地下。

他这反败为胜的奇招一出，不由使场外的三人，全然惊愕得鸦雀无声，目瞪口呆。

江烽晒然一笑，缓步向前，气定神闲的注定着自地下艰辛爬起的龙虎追魂束九山。

束九山功力甚为深厚，江烽发出的这招天佛掌式，虽然仅用了七成功力，但若换了别人，说不定承受不住，非当场重伤不可，但这龙虎追魂束九山，却仅只是身体震飞跌落，真气略为损伤而已。

他这时勉强挺立住那摇摇欲坠的身躯，缓缓将手中的“龙虎双矛”退下，插在腰际，面孔上，却流露出一片惊异迷茫莫名所以的神色。

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眼前这俊逸儒雅的青年，如何竟能在自己那招凌厉猛辣的招术下，不仅未曾受伤，反而将自己击败。

这时，江烽背负双手，沉声道：

“束九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龙虎追魂束九山独目圆睁，哑然道：

“姓江的，老夫在江湖上舔血数十年，早将这条老命豁出去了，老夫到了这把年纪了，难道还怕死不成？”

江烽面色一动，却没有说话，束九山接着又道：

“不过，老夫却要问明一件事情……”

江烽双目一转，朗声道：

“有何见教？但说无妨，只要在下所知，无不奉告！”

束九山调息了一阵，大声道：

“阁下开始时所用的掌法，好似东海长离岛一派的绝技，但是，将老夫击败的那手奇招，决不会是卫老儿所传，嘿嘿！老夫虽然武功不及那卫老儿，却也不会如此快便败在他那七旋斩之下！”

江烽回头向夏蕙等三人微微一瞥……

藉着这回头的时间，他却心中极快的忖道：

“这龙虎追魂果然不愧在江湖中搏得如此名声，光凭这份见识析理，已非武林中一般人物所能比擬！”

他想到这里，回头向束九山脸上一望，冷然道：

“束九山，在下不妨明告于你，适才所使的那一招式，乃是我义父所嫡传的绝技‘天佛掌’。”

“天佛掌”三字一出口，不由将束九山惊得暗一哆嗦，他禁不住失声叫道：

“什么？那一招就是天佛掌法？”

江烽嘿然冷笑，道：

“束九山，难道在下还骗你不成？”

龙虎追魂微一定神，惶恐的道：

“那知邪神厉勿邪尚健在人世？而且他……他还是你的义父？”

江烽仰首向天，微微点头。

龙虎追魂束九山浩叹一声，盘膝坐于地下，双目微闭，默不做声。

江烽知道龙虎追魂此举，乃是束手就缚，但凭处置之意。

他不由对束九山暗暗起了一丝好感，忖道：

“这束九山为人，虽然太过阴狠残忍，但对江湖上的行规道义，却是丝毫不苟，确是一条汉子！”

他正在想着，龙虎追魂束九山已声音低沉的说道：

“姓江的，老夫虽然旧恨未雪，不甘就此撒手，但如今既然落败，便听凭阁下议处就是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

“嘿嘿！只要你在江湖上闯荡过，便该知道我龙虎追魂束九山，也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狂然大笑起来，那股豪放之气，确实是令人心折。

江烽剑眉微皱，想道：

“若这束九山寨性不是如此凶恶残忍的话，倒真是个值得一交的江湖怪杰，唉！可惜……”

这时，云山孤雁夏蕙悄悄走至江烽身旁，低声道：

“江少侠，你准备如何处置这束九山呢？”

江烽向夏蕙微微一笑，亦轻声道：

“夏姑娘之意如何？不过，这束九山可真是条好汉，比起那些灵蛇教的爪牙来，可真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呢……”

云山孤雁夏蕙尚未答话，坐在地下的龙虎追魂束九山却哇哇大叫道：

“姓江的，老夫是败在你手中，并非输在他人掌下，你要如何，悉凭尊意，可不准那个臭娘们出什么臭主意，妈的，我束九山这条老命虽不值钱，却不容许一个妇人摆布。”

束九山一语甫毕，江烽已厉声喝道：

“住口，在下敬你是条汉子，却也不能容你随意出口伤人……”

束九山霍然站起，怒道：

“妈的，要杀要割，我姓束的绝不皱一下眉头，你要想在娘们面前折辱老夫，那可是做梦！”

江烽重重的哼了一声，大步向前，冷削的道：

“束九山，你道区区在天佛掌下，便不能再超渡你一次么？”

束九山陡然独目大睁，凶光闪闪，只见他双手微提，随又轻轻放下，颓然垂首。

他心中十分明白，假使再度与面前这年轻人交手的话，只不过是徒取其辱而已，对方功力之高，乃是自己目前的一身功力所决无法抵挡的。

一股深沉的悲哀侵袭着他，束九山知道自己年事已大，只怕再也不会有几个十年给自己苦练武功了。

也就是说，今生今世要想击败对手，恐怕已属不可能之事……

江烽此刻已停止了脚步，他低首沉思了一刻，面上散发出一片炯炯神光，断然道：

“束九山，你我原本素无恩怨，更谈不上争纷，只是尊

驾行事未免太过赶尽杀绝，只要尊驾今后能痛悟前非，不再为恶，那么，不但眼前之事一笔勾销，便是日后，在下也决不会找你麻烦！”

龙虎追魂束九山闻言之下，蓦然大喝道：

“放屁，老夫如今年逾六旬，为人行事，尚要你这乳毛未脱的小子来教训？老实告诉你，若是今夜你放过老夫，日后老夫必也饶你一遭，待两不相欠后，嘿嘿！咱们便那里见到那里算！”

江烽估不到束九山性情如此乖僻得不近人情，他不由得浑身微颤，一时怔在当地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

此际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天星麻姑钱素，忽然气呼呼的踏前一步，双手叉腰，尖声骂道：

“束老鬼，你被我家主人一掌震得四脚朝天，直喘粗气，可恨偿不但不感激我家主人手下留情之恩，反而在这里发威作狠，姑奶奶问你，你还有点人味没有？”

龙虎追魂束九山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威名盛极一时，几曾被人家如此当面骂过，更何况出言讥刺之人，更是位妇道人家。

他这时怒目瞪视着天星麻姑，须眉俱颤，厉声道：

“你这丑八怪是谁？老夫与别人说话时，那有你插嘴的地方？妈的，若在平时，我要不叫你到阴曹地府去结亲家去就不是人养的……”

天星麻姑虽是女人，脾气却甚是刚烈，她这时双眼一翻，叫道：

“我是丑八怪，你长的漂亮？哼！快别臭美了，老实说，你这老鬼那付德性，比你家姑奶奶也好不到那里！”

龙虎追魂束九山生平最恨的，便是别人揭他的短处，尤其是批评他的容貌，他大吼一声道：

“好！好！只要今夜老夫不死，你这臭娘们以后有的是好日子过了！”

天星麻姑钱素冷冷一笑，厉声道：

“束老鬼，只要你今夜命大，姑奶奶准保接着你就是！”

这时，江烽回头瞪了钱素一眼，又向束九山道：

“尊驾身为武林前辈，如有过不去的地方，只管冲着在下来就是，向一个妇道人家发威，算是哪门子英雄！”

龙虎追魂束九山嘿了声，强忍着心头怒火，闭嘴不再说话。

江烽将手一摆，说道：

“尊驾便请自去，今后是友是敌，全在尊驾一念之间！”

束九山狂笑一声道：

“姓江的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水相连，你姓江的总有落在老夫手里的一天，那时，老夫必会饶你一遭，这情份自当报还……”

江烽尚未说话，天星麻姑钱素已嘿嘿冷笑道：

“束老鬼，只要你多注意自己，别再栽于我家主人手中，就是莫大的福份了……”

江烽双眉紧皱，正待出言申斥，束九山身形猝然掠起，两次起落，已在十丈外。

夜风中，尚传来沙哑苍老的声音道：

“姓江的，咱们是骑在牛背上看书——走着瞧！”

江烽微微摇头，说不出的感慨系之。

他完全迷茫了，他摸不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，竟会有着

这么多不可解的仇怨，难道，每个人都不能作退一步的想法么？”

这时，一支柔软的玉手，轻轻的抚在他肩头之上，夏蕙那清脆甜蜜的语声在耳边响起道：

“江少侠，你在想什么？那龙虎追魂束九山已经走了……”

江烽悚然回头，以一种极其自然的动作，握住了夏蕙那柔腻温软的纤手。

他露出那口洁白的牙齿，微微一笑道：

“夏姑娘，你真好，竟对那束九山对你的辱骂毫不在意……”

夏蕙嫣然一笑，这笑容好似春天的百花齐放，美极了，也艳极了。

江烽一时情怀大动，若不是有别人在旁，他恐怕早已情不自禁的将面前丽人抱入了怀中。

忽然，天星麻姑又扯开那仿若雄鸡报晓般尖亮的嗓音，说道：

“公子，这些不成气候的东西，已经死的死，逃的逃了，咱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江烽闻言之下，急急按捺住心头的激动，语不由心的答道：

“是的，咱们也该走了……”

他正说到这里，目光又瞥到正呆立在一旁的祝颐，江烽不由暗骂自己一声糊涂，立即大步上前，向祝颐一拱手，说道：

“祝兄是否尚有其他吩咐？恕在下等多有怠慢了！”

那身材粗实，面目精练的祝颐，此刻好似才自一个深沉的思考中惊醒。

他急急向江烽还一礼，满面诚挚的道：

“祝某今夜一命，全然为江兄所赐，今后有生之日，必定永铭于心……”

江烽豪迈的一笑道：

“祝兄无庸客套，在下只不过适逢其会而已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我辈江湖男儿之本色，又有什么值得道谢的呢？”

他说到这时，仰首一望天色，说道：

“这样吧，反正天色已快亮，咱们不妨结伴同行一程，找个地方打尖，先养息一阵再说！”

祝颐咧嘴一笑道：

“如此好极，祝某正想藉极与江兄多请教益。”

说着，四人已缓步向黑沉沉的旷野中行去。

祝颐因身受创伤数次，虽然未曾伤其筋骨，但行动起来，却也极感不便。

但是，他却咬紧牙根，默不出声。

江烽是何等样人，他只目光瞥及祝颐面孔上那痛苦的神色，就已知道怎么一回事。

这时，江烽一笑道：

“祝兄武功十分卓越，若再有几年磨练，必然能成大器！”

江烽说话间，似乎不经意地向祝颐靠近了一步。

祝颐苦笑一声道：

“江兄过奖了，兄弟这几手不成拳法的玩意，较之江兄

何啻烈日莹火，无法比拟……”

就在祝颐说话分神之际，江烽已闪电般向祝颐身旁一靠，双臂极其巧妙的伸入他两腿之侧，将祝颐反兜在背后。

江烽这一个突兀的举动，不由使同行的三人全然怔住，不知他意欲为何？

祝颐伏在江烽背后，丝毫动弹不得，他急得双手乱挥，讷讷说道：

“江……兄，这是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江烽仍然将祝颐背在背后，他大步向前行去，哈哈笑道：

“祝兄，适才在下已看出兄台身负创伤，行动不便，但在下提出要负你而行，则兄台必定不肯，所以在下只有不徵尊意，擅自行动了……”

他说出这番话后，夏蕙与钱素二人才知道江烽此举的含意。

祝颐更是感动至极，竟有些哽咽的说道：

“江兄对兄弟如此照顾，兄弟实不知该如何感激您才是……”

江烽目光向远处晨曦微透的天际一瞧，清越的笑道：

“天涯难得一知己，只要祝兄能与在下结为挚友，彼此诚心相见，又何必定要拘泥这些虚礼呢？”

祝颐声音微颤的说道：

“难得江兄竟如此瞧得起在下，今后只要江兄吩咐一句，纵然是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亦所不辞。”

江烽大笑一声道：

“祝兄，咱们这个朋友可结定了！”

这时，一行人已行出数里之外。

天星麻姑钱素不甘寂寞，她随在江烽身后，腼腆的向祝颐搭讪道：

“祝相公，你是怎么会和灵蛇教那些杂碎打起来的呀？而且，看他们那咬牙切齿的模样，好像还和你有着极大的仇恨呢？……”

祝颐在与三人这短暂的相聚里，已约略地领略出各人的性情，他早看出这天星麻姑钱素，虽然说话尖刻无伦，却是个不折不扣，有口无心的好人。

是而，祝颐丝毫不将先时与钱素所发生的介蒂存在心中，他直爽的道：

“祝某与灵蛇教原本河井不犯，大家谁也惹不着谁，但是，坏就坏在祝某与灵蛇教主的千金发生过一段……一段感情。”

江烽虽然一直未曾搭腔，但却在凝神倾听着祝颐的谈话。

此刻，他不由心中一叹，忖道：

“唉！这又是男女之间那缠绵悱恻的‘情’字在作祟啊！”天星麻姑钱素却哈哈大笑，接嘴道：

“啊！这原来还是一段桃花劫运哩！”

钱素此言一出，祝颐不由满面通红，尴尬万分。

钱素随即察觉自己又犯了旧病，她讪讪说道：

“祝相公，你千万可别生气，唉！我就是这副德性，老爱出口成章，怎么可总改也改不掉。”

祝颐讷讷说道：

“钱姑娘无须如此，祝某并不在意……”

他微微吐了口气，又道：

“灵蛇教教主的千金，乃是他独生之女，祝某乃于一次出游之中，与她邂逅……”

天星麻姑又急着接口道：

“于是，你们俩便彼此相识，而且，更结成了心缘之好了么？”

祝颐十分窘迫的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想道：

“这位天星麻姑，好像是通天晓一般，什么事都能推断……”

他又继续道：

“祝某自知才貌俱薄，根本不敢做非份之想，那知……那知敏妹妹却恁般情深……”

天星麻姑又插口道：

“敏妹妹？谁是敏妹妹？”

祝颐啊了一声，补充道：

“敏妹妹就是灵蛇教教主的独生女儿，名叫裴敏。”

钱素微微颌首，没有说话，祝颐接着又道：

“不料灵蛇教教主裴炎，知道了在下与敏妹妹的交往之后，竟然十分震怒，他不但将敏妹妹软禁起来，反而更限令在下于三日之内，远离灵蛇教总擅千里之外，永远不许回来。”

天星麻姑又插道：

“你一定是未遵此令，反倒更想见一见你那敏妹妹了！”

祝颐面上又是一热，他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，唉！但是在下一摸到灵蛇教总坛之内，便被他们的守卫弟子发觉，一直追杀下来，在下接连逃奔了数天，料不到仍然未脱离他们所布的眼线，今夜若不是遇上各位，恐

怕早已魂归离恨……”

江烽这时双目远眺，又在犹是黑沉沉的一片大地上，发现了一点灯火。

这点灯火若隐若现，仿若天际一颗微弱的星辰般，在一片树林前，断续的明灭着。

江烽开口道：

“前面有灯火亮着，想必是住有人家，咱们快点赶去，也可早些休息一下。

他此言一出，各人俱不由感到一股疲乏骤然袭到，而且，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，更有着丝丝寒意，令人感到瑟抖。

江烽首先掠身纵起，他身形如电般向前奔行，云山孤雁夏蕙与天星麻姑钱素二人，亦施出全身功力，跟在后面。

没有多久，四人已看到那灯火来处，竟然是发自一座全以巨石砌成的石屋之内。

这座石屋孤零零的耸立于林前，建筑得并不十分宽大，而且，只有一扇窗户。

自这窗户之内，可以望见室中木桌之上一盏孤灯。

这时，四周一片沉寂，只有夜风拂着那片不大的树林所发出的簌簌之声。

江烽停下步来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极其谨慎仔细的向四周环扫着。

那石屋一扇拙笨的木门，正紧紧的关着，好似一个面目冰冷的巨人般，向四人做着无声的嘲笑。

不知怎的，江烽已觉得四周的气氛有点不对，他直觉的感到这片寂静，有些令人感到郁闷，就好似暴风雨来临之前，那股令人不安的沉静一般。

江烽凝视这眼前的石屋，极其低沉的开口道：

“眼前的情形，好像有些不妥当似的，不知各位可有这种感觉么？”

天星麻姑钱素向江烽靠近一步，轻声道：

“不错，小婢也有这种想法……这座石屋好似有些古怪……”

江烽略一沉吟，已将背后的祝颐轻轻放下，他向三人做了一个手势，暗暗吸入一口真气，身形立似一片毫无重量的羽毛般，冉冉飘起，轻轻地贴在那窗口之旁。

他身形之轻悄，几乎连一丝最低微的声响，都未带出。

江烽贴在窗口之旁，极其小心的向内望去。

就在他目光始才触及室内的刹那，他几乎失声大叫了出来。

原来这石室之内，布置得甚为简陋，除了一桌一榻之外，别无他物，显得十分空荡单调。

但是，在那张巨大的白木榻上，此刻却盘膝坐着一位老人。

这老人竟然全身赤裸，一丝不挂，一头乱发，若乱草般杂生在头顶上。

他正侧面对着窗口，全身却弥漫散发着一丝丝粉红色的雾气。

而这老人的肌肤，亦竟变成一种极其碍眼的嫣红之色，他的面前，却赫然躺着一只长约三尺浑身疤痕的怪物。

这怪物四肢粗短，形相狰狞，巨嘴暴睛，身上尚生有一片片紫红色的鳞片，头上一支珊瑚般晶莹支叉的独角，正在微微颤动。

那浑身赤裸的怪人，毫无声息的将口微张，宛若气极相引一般，这只躺在地下的狞恶怪兽，亦将那张利齿森森的怪嘴张开。

于是，一股紫血倏然射入那怪人嘴内，随着这怪人的巨口一张一合，他颈顶上的一颗肉瘤，亦做着急剧的收缩，其状令人惊惧作呕已极。

江烽注定心神，凝眸细瞧之下，已然看出这全身赤裸的怪人，正在锻炼着一种诡异的武功。

但是，他却猜测不出这怪人练的是什么武功，这时，他暗忖道：

“面前怪人，只看他这形态，已知是位武功高强之辈，只怕自己四人来到，早已被他察觉，只是他练功正值紧要关头，不克分身罢了，而且，从他练的这种怪异武功上可以看出，此人性情，亦定然十分乖僻难缠……”

江烽正想到这里，石室内的怪人已蓦然将手微扬，桌上灯火也随着他的手势，奇异的缓缓缩小，周遭也渐转成暗淡。

终于，那灯火已噗地一声，完全熄灭。

江烽心头一动，他知道这怪人已练功完毕，就要出室了。

他双臂向下一压，身形立如流星般掠回夏蕙等三人驻足之处。

天星麻姑钱素急急问道：

“公子，室内可有碍眼的事？怎的灯火又忽然熄灭了？”

江烽正以手按唇，示意禁声，一个清润嫩稚的声音已起自室内道：

“外面是那位高人来临？请恕老朽迟迎之罪！”